PART 3 前世今生

钱在变，每回都是为了更方便

本报记者 林刚

人们究竟是恐惧便捷支付，还是担心便捷支付带来的不安？答案显而易见。便捷支付是科技带来的生活红利，人们并不拒绝生活中的便捷，只是害怕便捷支付背后的资金安全风险、个人隐私泄露、诱导性消费等隐患。本质上，人们是对“钱的安全、隐私的边界、消费的自主”有明确的诉求。

说到底，就是“钱”的事。其实，从“钱”作为一般等价物从诞生到一次次形态演变至今，每一次支付形式的变化都离不开它存在的初衷——便捷交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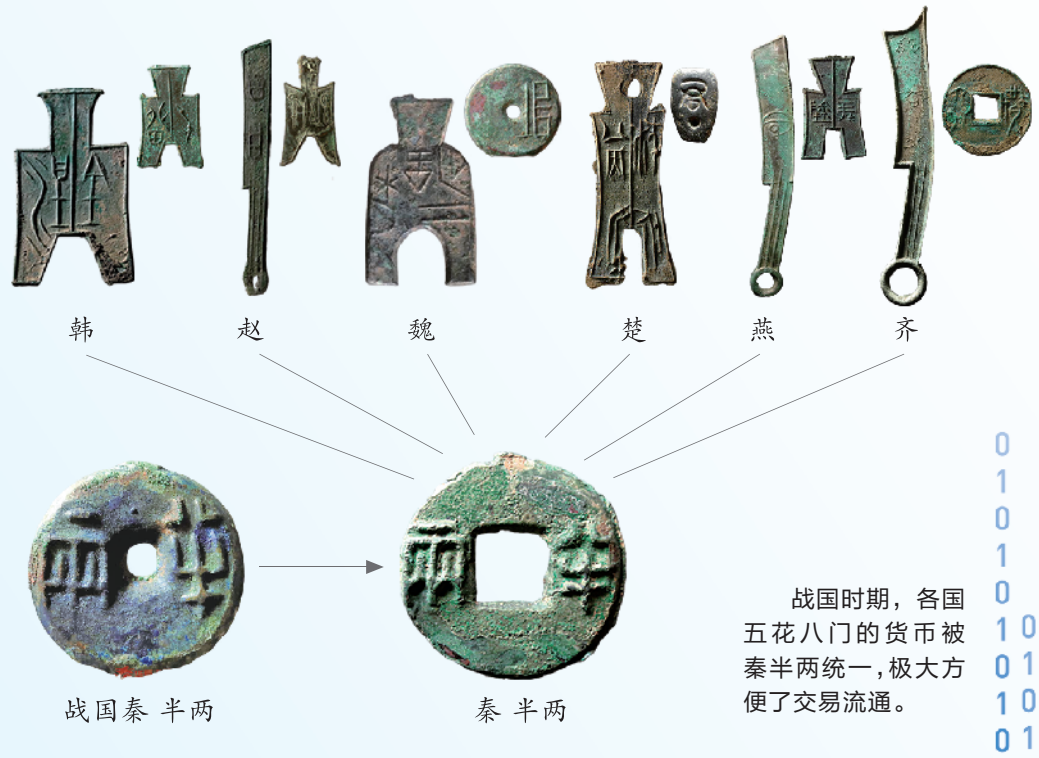
原始海贝作为货币逐步发展为骨贝、铜贝。

告别“以物换物”，有“钱”了

生产力的提升让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简单的社会分工，交易活动最初以朴素的“以物换物”形式进行：用自己多余的猎物换取他人采集的果实，用自制的石器换取抵御寒冷的兽皮……这种原始交易从诞生之初就被束缚。比如，想要用兽皮换取谷物的猎人，必须找到恰好需要兽皮且拥有多余谷物的农夫，猎人与农夫之间如果不需要对方的物品，交易就无法完成；比如，一张兽皮究竟能换多少谷物，一把石器是否能等值交换一件陶器，极其模糊的价值衡量标准，也会导致交易无法达成。

于是，聪明的人类创造了打破束缚交易的中间媒介——货币，它的出现让交易变得更简单、更高效，也为后续支付方式的进化埋下伏笔。

用海贝磨制的贝币成了原始货币。根据考古发现，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曾出土大量原始贝币，四川三星堆遗址曾在青铜容器中发现4700多枚商代贝币，云南晋宁出土了装满海贝的贮贝器，就连远离大海的新疆鄯善的早期墓葬群中都发现了贝币的踪迹。商代的卜辞中有“赐贝十朋”的记载，而“朋”字的甲骨文写法，就像是绳子穿起来的一串贝币。生产力在持续发展，贝币也从天然海贝逐步进化到更易保存、流通的骨贝、石贝、铜贝。



战国时期，各国五花八门的货币被秦半两统一，极大方便了交易流通。

秦“半两”实现“一币通行天下”

铜之所以能成为古代重要的天然货币材质，核心是它兼具实用价值、物理属性和社会共识。

战国时期，铜质货币已经广泛使用，但诸侯国之间的货币样式和单位是多样且复杂的：韩国使用方足布为货币；赵国使用尖足布、方足布、圆足布以及直刀、圜钱为货币；魏国使用方足布、桥足布、圜钱为货币；齐国以体型更大的刀币“齐法化”和圆形方孔钱为货币；燕国以“明刀”、方足布、圆形方孔钱为货币；楚国以蚁鼻钱、布币为货币；秦国有圜钱和圆形方孔钱……各国货币形状不一、单位各异、质量参差，交易时换算很是复杂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除了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等创举外，还统一使用货币“半两”钱，消除了交易壁垒，实现了“一币通行天下”，极大简化了交易流程，推动了各地物资流通，更塑造了“大一统”的文化心理认同。

秦“半两”作为一种计重货币，以相对固定的重量（半两=12铢=7.8克）和形制（圆形方孔）通行全国，方便了市场交易流通。

汉承秦制，早期也铸行半两钱，汉武帝元狩五年（前118）始铸的“五铢”钱仍属于计重货币，五铢钱从西汉至唐朝初期历代多有铸造，前后流通了730多年，是中国古代流通最久的货币。

“开元通宝”按个花，更方便

大唐建立，可隋末战乱却未结束。官府铸币失控，民间私铸、滥铸之风盛行，历经700多年的五铢钱版别繁杂、轻重不一、无法适应统一王朝的经济需求。摆脱“计重钱”的弊端，确立新的货币信用体系是“大唐集团”的当务之急。唐高祖武德四年（621）推行的开元通宝，又是一次创举，将“计重”改变为“计值”货币。

开元通宝的钱文中，“开元”意思是“开辟新纪元”，“通宝”意思是“通行的宝物”。统一且规范的开元通宝，为赋税征收、粮食买卖、手工业交易提供了稳定的支付媒介，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、平抑物价。同时，开元通宝的形制（圆形方孔，直径约2.4厘米，重约4克）规整统一，便于携带和计数（1枚为一文，1000枚为一贯），极大便利了民间日常交易，为贞观之治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有意思的是，唐高祖的玄孙李隆基的年号就是“开元”，但却和开元通宝钱上的“开元”二字没有关系，而“通宝”二字则开创了后世的钱文新模式。

开元通宝创立了计值货币体系，进一步方便百姓日常使用，促进了初唐经济快速发展。

晨报超话